

窄门里的清欢

◎ 董晶

周末早上,闺蜜发来一段视频。我点开的时候正蹲在小花园里,手上沾着泥,修枝剪搁在旁边。夏日的风从南边吹过来,把手机里的歌声切得断断续续的,可那旋律一响,我的动作还是顿了一下。

画面里全是荧光棒,密密麻麻的,在黑暗中摇成一片倒悬的星河。闺蜜的脸在镜头前一晃而过,双眼熠熠生辉——此刻,她只是她自己。

那首歌是我们初中时听过的。那时候我留着齐耳短发,穿白球鞋,觉得40岁远得像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站台。如今人站在这里了,回头望,竟想不起来来时路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唯有年少时的那个少女,依旧栖居在心底,偶尔探出头来眨一眨眼,又藏了回去。

视频最后,闺蜜凑近镜头喊:“是喜欢、是青春、是不愿自己有任何遗憾,奔赴一场青春的约会!”她平日里轻声慢语、温温柔柔。可那一晚她把自己全然交付出去,交给一首歌、一场演唱会、交给一段往事、交给十几岁时坐在校园长椅上听歌的那个女孩。

我轻轻地跟着视频哼唱,连着看了两遍,才把手机放下。阳光正斜斜地铺在小花园里,玫瑰的影子拉得很长。粉红色的花朵开了第二茬,有一只蜜蜂落在花心里。我继续剪枝,摘掉开败的花苞,扶正长歪的枝条,拿起水壶浇水,水珠挂在花瓣上,折射出细碎的彩虹。

最近总刷到一些视频,标题是“80后集体叛逆”。“染黄毛”“辞职旅行”“打耳洞”“考摩托车驾照”。我在深夜里一条一条地看,像看一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暴风雨。他们奋

力打破的那层隔绝玻璃,我始终不敢伸手触碰。可我清楚,心里的那个少女也在轻轻敲着那面玻璃——只是声音很轻,轻到我假装听不见。

我不是没有想过去看一场演唱会,把头发染成亚麻色,再打几个耳洞。那些念头像蒲公英一样飞过来,落在我肩上。我还没有伸手去接,心里已经有一万个声音在说:还是算了吧,不适合我。蒲公英在那些声音里被吹散了。那个少女缩回角落里,安静下来。她听话,从小就是。

这句话我说了40多年。从小就是这样,想要什么先想三个“但是”,想完了,那点念想也就磨平了。爸妈说:“要懂事,要节省,要先把作业做完。”长大后没有人再说了,可我学会了跟自己说。我变成了一个把念头按回去的人,一个在框框里把日子过得很规整的人。那些框框长在骨头里,框住了我,也让我安心。窄门窄得刚刚好,刚好够我一个人侧身通过。那个少女偶尔抱怨一句,我就轻轻哄她:“再等等,再等等。”

可我是羡慕闺蜜的。羡慕她可以在荧光海里大声喊,羡慕她把“想去”变成“去了”,羡慕她身上没有那些给自己绑的绳。那种理直气壮,是我这辈子可能都学不会的东西。我真的好想有一天,什么都不想,买了票就走。不盘算、不拉扯、不自我说服。就一次,把那些框框暂时推开,走出去,喊出来,把青春里欠自己的那场约会补上。染一头明晃晃的黄毛走进人群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就是我自己。

可我知道我不会。第二天太阳升起来,我还是会给一家人准备早餐,检查孩子书包,把日子过成那个规整的样

子。那个想染黄毛的我会被我哄回去,轻声说下次吧,下次吧。她蹲在角落里,眼睛还是亮的,只是不再闹了。

但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生活,它虽然窄,却也温温热热的。清欢不在别处,就在窄门以内。

玫瑰开第二茬的那天早上,我拿着手机蹲在它面前,拍了很久。露水挂在花瓣上面,我屏着呼吸不敢有大动作;石竹和百合花把栏杆缀成一道花墙,紫的、粉的、白的、黄的,风一吹就轻颤;茉莉种在围栏外面的花盆中,香气会飘进客厅,坐在沙发上都能闻见。蹲在花丛中的时候,心里是静的,像水落到了该落的地方。那个少女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蹲在我旁边,和我一起看。

偶尔弹琴。琴是结婚时候的陪嫁,音不太准了,但每年都会调一次,看视频听到好听的音乐就试着弹一下。琴声在客厅里响着,孩子在旁边玩,谁也不觉得吵。我喜欢唱歌,没人听就录在手机里,洗澡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唱,等红灯的时候也跟着音乐唱。唱走调了也没关系,回头翻出来听,自己笑一笑。少女说再唱一遍,我就再唱一遍。

这些小小的愉悦,不惊天动地,可它们是诚实的。苏轼写“人间有味是清欢”,从前不懂,如今明白了。清欢不是浓烈的、喧哗的、要人看见的欢喜。它是花朵在无人注意的清晨悄悄开了,是锅里的汤在小火上咕嘟了一整个下午,是琴键落下时那一声不高不低的响。窄门里的清欢,不必对谁交代,自己知道就够了。少女知道,我也知道。

可我偶尔还是会把目光投向那条我没有走的路。在刷到闺蜜视频的深夜;在看见粉色头发的女性骑着摩托车飞奔的那个瞬间;在每一个“下次吧”说出口的缝隙里……那条路上荧光棒在摇,歌在唱,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站在窄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

看完了,收回来,继续给我的花浇水。窄门还在。它方方正正的,稳妥地立在那里。花开了,饭香了,琴偶尔响一响。窄门还是窄门,但里面满是清欢。那些“但是”也依然存在,它们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我终于不再急着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和花香、琴声、汤的咕嘟声一起,组成了窄门里全部的风景。

闺蜜发来一条消息:“真的很震撼,下次你也来。”我看了很久。风从小花园吹进来,带着茉莉的香。我知道我大概不会去。我向往那条终究无缘踏上的路,可我也没有辜负脚下这一条。她奔赴她的海,荧光棒亮成星河;我有我的窄门,花儿在夜里合拢花瓣,明天早上会再开。

羡慕是真的,无奈也是真的。玫瑰开了第二茬,也是真的。它们都住在我心里,谁也说服不了谁,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并排坐着。

那个少女被我好好地养在窄门里。她穿着白球鞋,在花丛间跳跃,在琴声里转圈,在每一个黄昏对我笑。她没有去成演唱会,可她拥有整个花园。

而我偶尔,还是会替她望一眼门外。一眼就够了。

(作者单位:辽宁康平公司)

永葆军人本色

◎ 石小剛



曾披戎装 守护万里河山
今着工装 扎根检修战线
料峭春风 吹不散执着目光
轰鸣厂房 守得住检修规章
盛夏暑浪 浸透蓝色工装
焊花灼灼 青春与汗水相撞
清秋凝露 晨昏坚守如常
细查隐患 护列车奔赴远方
凛冬寒风 掠过作业台旁
寒霜扑面 守标准分毫不让
任凭四季往复更迭
根植心底的担当从未改变
耳畔不闻军号号角
冲锋姿态始终未曾消减
远离边关烽火岁月
勇担岗位千钧使命
春夏秋冬 坚守岁岁如常
永葆军人本色 步履始终铿锵

(作者单位: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

星辰大海

◎ 王泽民



没有想过
扎进这片黑色的海里
二十多年的掘进
最后也成了一块煤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只会用燃烧表达爱意
简单又纯粹
像把一生的黑熬成光
人是会拐弯的河
煤是燃烧着的星
我知道
只能来这世上一次
哪怕埋藏了亿万年
也要把沉默烧成星河
奔赴晨昏
那些在千米深井
用一生叩问地层的人
正把黑暗锻成路
通向——星辰大海

(作者单位:宁夏煤业运销公司)

一剪梅·景德镇

◎ 王海军



烟雨赣江云水间。窑火千年,瓷韵绵延。真宗赐名景德传,笔下龙飞,釉里红鲜。
三宝春融柳色妍。古屋斑驳,流水潺潺。匠心赓续传今古,一杯瓷土,文脉人寰。

(作者单位:河北售电公司)

初心代代传

◎ 王磊



故事的开篇,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是一个没有智能化的年代。寒冬时节,人们搭乘绿皮火车,口鼻间不时呼出缕缕白色哈气。

张志恒刚大学毕业,一身旧绿棉袄,头戴磨旧的绿色毡帽,手上戴着妈妈做的红色棉手套,手拎着红蓝条纹的塑料行李包,里面有家里准备的被褥和自家腌制的食物。他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这里恰好能望向家的方向。他望向窗外,临别一幕涌上心头:父亲送他出门时眉头紧锁,重重踹了他一下。

张志恒并没有感到委屈,因为父亲踹他之前,还是往他的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从小到大他都明白爸爸是刀子嘴豆腐心,无论几时闯下什么祸,挨过多少次训斥责打,父亲事后总会心生愧疚,买回他爱吃的零食哄他。

可等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寄来,父亲见到纸面印着煤矿院校字样,久久无法释怀。那日母亲百般劝阻,依旧拦不住盛怒的父亲,他态度决绝,非要张志恒复读,争执之时险些没能收住脾气。

妈妈含着泪花,也在劝他复读。屋外,白发苍苍的奶奶拄着拐杖默默叹气。暴怒的父亲、低声啜泣的母亲、伫立屋外的奶奶,激烈争吵慢慢归于平静,望着一家人慢慢平复下来的神情,张志恒心里明白所有人的顾虑。因为父亲和爷爷都是煤矿工人,大家都明白井下劳作的辛劳,那会儿但凡有别的出路,没人愿意下井养家。爷爷一辈子扎根井下工作,退休之后,长年累月的井下工作让身体攒下不少旧疾,退休之后缠绵难愈。那一年冬天,父亲红着眼眶,取回了爷爷的死亡证明。那一晚,屋内阵阵哭声彻夜未歇,张志恒辗转难眠,和父亲一样,始终难以接受疼爱自己的爷爷已然离去。

之后的日子里,父亲每次下工回家,都会独自走进爷爷的小屋静坐片刻,直到母亲唤

他吃饭才走出房门。纵使心底的酸楚久久散不去,落座饭桌时,他总会敛去满脸阴霾,强打起精神露出笑容,不愿让一家人跟着忧心。父亲藏起苦难、负重前行的模样,年少的张志恒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默默化作了奋进的动力。他始终勤勉刻苦,学业一路优异升入高中,家人满心期许他考上师范学院,盼他日后回乡任教,安稳度日。

然而,有一天,张志恒看到下班回来的父亲在爷爷的房间里喃喃自语。先前一次下井带班,他们在井下险些遇上险情,坑道里支护简陋,空气憋闷,众人好不容易才平安上来。他一遍遍扪心自问,自己算不算称职的带班人,辜负了爷爷一辈子守护安全的心意。看着父亲双手上的老茧,张志恒突然想起了那些年爷爷戴着老花镜画图纸的样子。

爷爷生前是煤矿井下安全技术员,年少懵懂的他曾不解发问,为何整日描画晦涩难懂的图纸。爷爷轻叹一声答道:“就是希望你父亲下井干活能更安全、舒心一些。”看着常年奔波却始终温和疼爱自己的父亲,张志恒下定决心修改志愿,原本填报的师范专业,换成了煤矿院校。

离家的这一刻,他终于读懂了父亲:狠狠一脚,是气恼他执意奔赴艰苦的煤矿行业;悄悄塞进兜里的钱款,是牵挂不舍,心疼他往后井下劳作饱尝辛苦。

“这位同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煤矿综采队的班前会上,队长看向新来的年轻人。

“我叫张志恒,志是志存高远,恒是持之以恒,是一名煤矿安全技术员。”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风水沟矿)



秉匠心沐风雨

◎ 薛嘉伟



烟雨漫涌朱盖塔区域,密密的雨幕垂落,轻覆整片整备工段。

包神线的雨季,少了几分温润,多了几许磨砺。潮湿晚风漫拂钢轨,薄雾萦绕整备大棚檐角,淅沥雨声日夜敲打机车机身。远山隐于烟雨,场地浸于雾霭,唯有朱盖塔整备车间的灯火,昼夜通明,灼灼不息。以匠心为盾,以坚守为责,守住能源保供命脉,护稳千里铁道通途。

雨落晨昏,风雨为砺,每一次机车整备,都是一场与潮湿隐患的静默对峙。

连绵阴雨暗藏风险,潮湿水汽极易侵蚀机车精密构件。轮对踏面的细微磨损、制动管路的雨水积渗、电气设备的潮气淤积、车钩接口的隐秘疏漏,皆蛰伏于烟雨之中,成为行车安全的潜在隐患。每一台入库机车,都必经严苛的雨季淬炼。车间以初检、复检、抽检三级闭环管控,层层排查、步步核验,清扫潮湿积弊、封堵细微隐患,绝不容许分毫瑕疵,随列车奔赴包神千里铁道。

破晓之前,雨雾氤氲,湿润的朱盖塔区域,整备人的步履已然踏破晨间积水与寒凉。

他们躬身下入地沟,细致排查走行部每一处构件状态;登车逐项巡检,精准校准制动、电气系统各项运行参数。烤砂除湿、补给设备油脂、清洁机车车体、排空积存潮气,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一项项标准落地践行。指尖抚过微凉的金属机身,目光锁定每一处隐蔽死角,雨雾濡湿鬓发,工装浸透潮气,唯有初心如故、专注不改,以极致严谨,守护机车最优出库状态。

白日沐雨奔忙,深夜伴雨值守,整备场上,责任与担当从未停歇。

暮色渐沉,夜雨潇潇,整备大棚内灯火澄澈、暖意融融。单元化作业分区推进、无缝衔接,走行部排查细致入微,电气调试精准有度,制动检测闭环严控,车体保洁规整洁净。初检查缺补漏,夯实安全根基;复检稽查细节,消除细微隐患。每一次俯身探查,皆是对行车安全的敬畏;每一次参数校准,皆是对能源保供的担当;每一次隐患清零,皆是对千里征途的守护。风雨隔绝于外,匠心沉淀于内,让每一台出库机车,皆以万全姿态,驰骋山河、畅行铁道。

一席工装裹风雨,一生初心护通途。

朱盖塔整备人的赤诚,藏在风雨穿梭的步履里,融在精益求精的匠心中。无需激昂誓言,唯守朝夕深耕;无需不凡壮举,唯持初心担当。他们以岗位为阵地,以机车为相伴,用平凡坚守抵御雨季风雨,用严苛标准护航运输畅通,为包神铁路雨季能源保供筑起坚实的机车屏障。

雨落有声,初心无言;风雨砺心,匠心有声。待烟雨散尽、晴空万里,钢铁长龙乘风启程,千里钢轨绵延无疆。那些穿梭雨幕的坚守身影,那些反复核验的细微瞬间,那些日夜更迭的默默耕耘,终将化作铁道线上最坚实的底气,守护每一趟列车平安往返,护航能源保供畅行千里。

(作者单位:包神铁路机务分公司)